

226

絜齋家塾書鈔

書義斷法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書

部類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家塾書鈔卷十二

宋 袁燮 撰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讀尚書須當考究他節目次第分明且如此一篇書

所謂成周既成遷殷頑民是洛邑既成之後方遷殷

民于此也而名誥之書所謂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內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則是營洛之始庶殷已

在洛矣以為先遷洛民洛邑始成則此書之序文勢

不應如此以為洛邑既成方遷商民則又與召誥悖
此甚可疑者或者不察乃謂多士之書當在洛誥之
前編帙淆亂耳其實不然召誥所謂庶殷蓋經始洛
邑之時所調發從役者爾是時未曾遷也其實遷民
之時在洛邑一發既成之後蓋周既得天下則商人
皆吾役也國家有大興作則皆調發以從周禮所謂
凡起徒役是也及都邑既成然後盡遷其民周公營
洛之次第蓋如此觀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兩句可見

古聖人處事之妙且如盤庚當時遷都臣民弗從必
委曲開諭待其聽從也然後始遷焉今周公遷民乃
無一語誥諭之何哉此便見聖人必有道以處乎其
中蓋既成而後遷則宗廟朝社之位定矣室廬疆場
之制備矣凡民生日用之具無有不足至是而遷民
誰不欣然聽從所以當時營洛必調商民正緣要他
親見區處經畫之備親見夫凡事之利便則其心服
而其從之也輕不然以久安之民而一旦遷於新邑

一動其怨嗟之心便足以召亂豈小事哉今而翕然聽從無一人敢有異志然後見聖人處事之妙蓋如此

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

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
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
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
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遷頑民於新邑作書以告之將使之奠厥攸居以爲
生生無窮之計告之如何第一且先曉之以天命之
至公而破其疑周之心蓋當時商士皆以爲周家弋

取商命其心不服常有興復之意謂之商士其間多
少忠義之人孔子序書謂之頑民者言其不知天命
也周公不敢以民視之而待之以士蓋其涵濡商家
數百年深仁厚澤入于骨髓豈肯一旦臣服于周所
以常以報復為心雖不知天命其心蓋甚忠義矣既
是忠義非士而何夫其心在忠義這箇最難調停所
以周公先破其疑謂非我有心于取商之天下也天
歸之民歸之吾不得已起而受之何嘗有一毫私心

哉曰惟帝不畀則天棄商而歸周矣曰惟我下民秉
為則民去商而為周也于是又引湯之所以革夏者
而開諭之言我今日之革商即前日爾成湯之所以
革夏者也天惟保乂有殷殷王亦無敢失帝天嚮商
家商王亦能順天之心此所以自成湯至于帝乙傳
世如此其君道無餘蘊矣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誕淫厥汰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

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
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
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
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
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

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案永樂大典誤以多士書

序解複載於此段之下而袁氏原解已佚今無可復考姑從闕文其複見者則刪去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

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

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
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奄乃與三監同為亂者移爾遐逝遐逝皆遠也言我
使爾遠去妹土之惡習而適茲新邑蓋欲汝比事臣
我宗周多為遜順之行也此即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之意故下文又以為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
遜蓋遷之洛邑變前日傲慢之心皆為遜順之行也
此周公營洛之本意也夫既委曲開諭以為我之有

天下實天與之而非有一毫之私心又以為爾有德者我皆聽用之所以慰安寬裕之道亦至矣然一味寬以待之亦不得故至篇終又有嚴威之言所以恐懼之使之聳然知所畏也言爾若克敬能兢兢業業天惟畀矜爾爾不能兢兢業業敢於為非我亦將致天之罰于爾躬商民聞此其不肅然有動于中乎大抵聖人說話皆是如此寬嚴未嘗或偏便如盤庚之遷既是如此委曲開導然亦有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與夫其猶可撲滅之言蓋不如此無以聳動也

周公作無逸

為人君豈可有一日之逸樂然周公前乎此未作是書其說有二一則成王未親政事周公攝焉彼其以師保之尊朝夕於左右成王雖欲自縱有不可得者一則是時天下猶未甚安靜武王纔崩三監更叛周公三年于外罪人方得而頑民日夜反側為周之害所謂敵國外患頑民者周家之敵國外患也當此之

時方且兢兢業業豈敢有逸豫之心所以無逸之書
亦未須作至此三監既已誅矣洛邑既已成矣頑民
又已遷矣而又作多士之書慰安之矣當治定功成
之後人情最易得縱逸又况周公既已復辟成王始
親政事尤不可頃刻自恣所以周公纔遷商民便作
此書蓋方其芽蘖之將萌便從而遏絕之也學者讀
此一書須當看周公作書之時節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所其無逸以無逸為所也如所謂欽厥止居天下之廣居是一箇頓放身已處人心皆有所其或為不善有過失皆失其所者也所其無逸蓋日周旋於中不敢自放於規矩法度之外召公戒成王以王敬作

所周公戒成王以所其無逸一也先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非謂先致其艱難便可以逸樂也蓋艱難之中
自有逸樂存焉且如農夫沾體塗足終歲勤動耕耘
收斂不失其時至於入此室處婦子嬉嬉足以卒歲
這便是農夫逸處若謂艱難於其始而後適情縱慾
荒淫無度寧有是理哉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亦
非常人之所謂逸樂也蓋俯仰無愧其中泰然自有
可樂者此天下之真樂也苟以為文武憂勤於其始